

我也做过几年藏书家。那是徘徊在青年和中年的交界线上的年代，萧萧森森着魔似的博读乱七八糟的中外经史子集，自我感觉非常学术也非常学术，伦敦东南部的蜗居满满堆起一山一山的书香，往来自也没有半个白丁了。接着是自己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深知写作过程充满庸人那些滑稽的自扰，忍不住为 Anthony Blond 和 P.G.Wodehouse 的坦白莞尔。他们一个说了出了这本书要砍掉一些树去造纸简直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冒犯（“that trees should have been cut down to provide paper for this book was an ecological affront”）；一个在一本书的献辞里说没有他女儿无穷无尽的支持和鼓励，他的书只要花一半时间早就写完了（“To my daughter Leonora without whose never-failing sympathy and encouragement this book would have been finished in half the time”）。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替我出的那本《旧时月色》第一版卖得快，第二和第三次印刷接着应市，责任编辑张昌华高兴，我高兴，胡洪侠也高兴。这本书其实是洪侠一手选材设计的，连书名都是我挑了让我点头的，没想到沈昌文说北京扬之水埋怨我捷足抢了她新书的书名，我和洪侠都叫冤，我们事先不晓得她也看中这四个字。大陆上几位文评家都说书里新旧文章做了别致的归类产生别致的效果，几次要我正式接受访问说说这本书。

我不习惯跟媒体议论我的书，何况这本书叫好好叫座功在洪侠不在我。丘吉尔担心世人真的相信新书一出读者反而应该看旧书的隽语，说他既是作者，当然不希望人人死死照着这个说法做：“There is a good saying to the effect that when a new book appears one should read an old one. As an author I would not recommend too strict an adherence to this saying”。《旧时月色》是新书选进不少旧作，新瓶加些旧酒，省却读者见了新书转去看旧书，难怪好卖。

有一位年前在香港见过一面的内地报人深夜来电话聊天，他说我新近的文字多了许多故国情怀少了一些英伦旧梦，莫非我的文化品位终于似曾相识燕归来了。我说岁数大了人怕冷，伦敦冬天冷得实在要命，连美国明星 Shelley Winters 都说冷得她差点结婚：“I did a picture in England one winter and it was so cold I almost got married”。报人说他前年去了一趟伦敦，天真冷，东西也贵，恐怕远远比不上我在的七十年代好玩了。

七十年代《纽约时报》说英国那个鬼地方不是人住的，英国人彼此交往于是尽量讲道理，为的是让那个鬼地方稍微让人住得下去。我不记得《纽约时报》引述的是谁的话。电话那一头的报人静了一下说，英国人其实还是不太好相处的：“那股冷傲让人受不了！”他说。冷傲潜在的动力也许正是 Evelyn Waugh 的那句话：别的国家不妨用“force”，唯独英国要用“Might”！那是蛮横的武力跟带点天威的威势的区别，英国人于是爱摆架势，话里暗含派头，连老演员 Michael York 住美国住了三十年都改不掉那股 Englishness。他在牛津念文学，书读得也多。

李商隐《为有》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注：这首诗里的女子，是觉得春宵应该值千金的。武则天时候，三品以上的官，佩带金饰的龟袋。可见这女子的丈夫，官爵不小了。可惜百姓家如花美眷的好日子，在高官那里只是“辜负香衾”的似水流年了。这首诗和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用意相似，可意境不同。这种不同，是晚唐的绮丽和盛唐的华贵的不同，也是李商隐和王昌龄的不同。
李商隐《隋宫》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降泥半作帆。
注：这个题目，李商隐还写了一首著名的七律。李商隐的精神就在于，他同样可以把这首绝句写得很有名。绝句写史实，晚唐小李杜是两大手笔。相形之下，杜牧更像野史，而李商隐是正史。绝句仅两联，李商隐一联以议论写真，一联以形象演义。写真是筋骨，演义是血肉。说不施戒严、滥杀谏官，真情实录，筋骨开张。说举国竭力，“乘兴南游”，绘声绘色，血肉丰满。让人叫绝的是，李商隐的绝句，竟然可以议论开卷，形象收笔。

长久以来，我的有关中国城市的最深印象和认识，源自1986年从上海开往北京，又从北京返回上海的14、13次列车。那趟旅途让我这个大学毕业刚满一年、职业生涯零起点的上海本地人第一次感受了上海乃全国“六分之一”的新鲜表述。情况其实非常简单：列车只是在即将抵达上海站时向旅客介绍“全国财政收入

的六分之一”来自上海，却使我这个当地居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震惊。我第一次意识到了一串数字或一个对比竟能产生如此强烈的记忆效果，而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座城市和它的记忆方式也就在那一瞬间形成了。此后的20多年我游历了境内外几十座城市，没有一座城市像上海这样虽久居其间却老而弥新，值得反复阅读和回味。当然，阅读的端口，就在于那初次听觉的“六分之一”处。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犹记当年的黄浦江畔，素有“中国工业摇篮”美称的江南造船厂，以及相继诞生的中国第一家发电厂、第一家煤气厂、第一家自来水厂、第一家纺织厂，其规模在当时均号称远东第一。在整个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上海以其鲜明的城市个性和经济业绩走在前列，而上海的工业和企业，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为中国社会从地缘上由农业型走向

古代兵书《六韬》，传为吕望（姜太公）所著。现存文、武、龙、虎、豹、犬六韬，共六十卷。《汉书·艺文志》有《太公》二百三十七卷四编，《谋》八十一篇，《言》七十篇，《兵》八十五篇。经后人考证，六韬是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的人所作，其余诸篇也是后人附会陆续加上去的。出于何人之手，已不可考。
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征伐四方，灭小国九十有九的故事，书记记载简略，经《封神演义》演绎，大为丰富，想人非非，令人目眩神迷，但其事大都见之于古籍，也不是一味杜撰的怪诞不经之说，正不妨

就像这举国的宫锦，可以裁成船帆和马背上的障泥。至于这帆这马能不能到达天涯，竟然是可以不说的。
李商隐《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注：这首是说人生死的诗。世界上最珍贵最活跃的是生命，而生命的珍贵和活跃，却是以必然的不长久为代价的。生命的来龙去脉，又是生命本身难以知道的。由此可知，生命的底色注定悲伤。这首诗说的就是人的生命的终极悲伤。周穆王去瑶池见西王母。临别的时候，西王母说“将子毋死，尚能复来”，周穆王应允三年后再来。黄竹是周穆王归途中经过的地方。在那里碰到风雪天，周穆王为当地受冻的人们，写诗三章。周穆王有赤骥、华骝、绿耳等八匹马，相传可以日行三万里，可怜他还是没能再到瑶池。西王母永远快乐，黄竹冻人永远悲伤。西王母的快乐是人所祈求的，而黄竹冻人的悲伤是人所经受的。诗里“何事”二字，不止是“周穆王已死”的委婉说法，还该是有关生命结局的真正设问。这首诗写得真的很美。能把人的悲伤写得这么温文敦厚，这个人自然可以称他为诗人了。（四十四）

工业型拉开了序幕，一部有声有色的近现代工业史就此转动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引擎。这种状况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因国家对上海的战略定位而持续延伸。工业遂成为上海的名片和胎记，它构成了新社会制度下半个多世纪的创造和光荣。工业无可争议地成了用画笔，用影像，用勋章，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去追踪和描述的巨大对象。

然而，上海自开埠后的工业化路程显然不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种种原因，包括诞生我们生命的年代的滞后，我们遗憾地在“六分之一”处阅读上海

错过了工业的早期岁月和往事烟云，这使得我们无以言说；我们所赖以仰仗的相机镜头，也因时代的摇晃和时光的流逝而难以对焦。某种意义上我们很难再现一段时空很大、跨度很长的工业化岁月，并将其标注为“老工业”。

但，无数人的个体记忆和亲历其间，使1949年以来的上海工业几乎构成了城市价值的核心部分。政治上的优越地位，职业上的独领风骚，心理上的无比自豪，在共和国起起伏伏的状况中始终支撑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态。工业打造了上海经济的重要支

4年前，年过六旬的马老伯妻子患不治之症离开人世。老马思念爱妻，茶饭不香，彻夜难眠，经常白天睡觉，晚上练书法，生活没有规律。朋友劝马老伯另觅伴侣，以改善自己的下半生生活，于是，老马经朋友介绍找到了我们的“阳光单身沙龙”。他告诉我，人海茫茫，难以寻觅，同时他还怕自己上当受骗。我对他说：“您放心，我们这个沙龙由热心的志愿者组成，他们帮您找老伴，全是义务的，不收取您一分钱。”不到一个月，他就找到了自己中意的伴侣。我在平时的工作中了解到，老年离异、丧偶的单身人群约占30%，他们再婚受到种种阻力，有的又在婚介所受骗上当，我便萌生了成立“阳光单身沙龙”的念头。3年来，我们为许许多多单身老人找到了“另一半”。

我曾经在静安寺街道工作，有一定的组织能力。2006年，在市、区文明办的关怀下，“柏万青志愿者工作室”成立了，这是全市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志愿者工作室，我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我的骄傲，更让我意识到肩上的责任。

2003年初，我居住的小区附近发生了几起因煤气中毒导致孤寡老人身亡的事件，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痛心和难过。我想，要是他们身边有人陪伴，这样的悲剧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现在，空巢老人、孤寡老人越来越多，老人的生活问题成了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问题。为此，我通过老年协会组织居民开展了“千人帮百家，一天一寻访”的活动，让低龄老人帮助高龄老人，健康老人帮助病残老人，使社区内500多位独居老人有了身边的志愿者。有了志愿者的陪伴和帮助，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得到弘扬，街道里再也没发生过同类的空巢老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老人们在社区中度过安详的晚年生活。

有许多老年人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前，没有时间出去旅游，等到退休以后，有时间了，想要出去旅游，却有新的问题出现了。老人如果单独出行，子女不放心，到了外地，人生地不熟，行动不便。为此，我组织了一个老年人旅游志愿者服务网络，组织老年人一起旅游：每辆旅游车选一名车长，每张餐桌选一名桌长，会英语的出国游担任义务翻译，医务人员便是随行医生……随后，我们成功组织了多次旅游活动，很受老年人欢迎，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明日请看《与“牛皮癣”斗争的4500天》。

陈鸣华

中秋的情感载体是“月”。因其迷化而显得神圣，也就有了人类由月及人的永恒情结。同样一轮中秋月，古代则以嫦娥、桂魄、蟾盘、宝鉴、冰轮等作不同的表述。有多少想象，就有多少美好；有多少离愁，便有多少无奈和寄托。

中秋的心理蕴意是“圆”。我们的祖先对“圆”情有独钟，也许与“天圆地方”的意识指向相吻合。通过旁人解说打开僵局谓“圆场”，男女双方开始过夫妇生活谓“圆房”，声音婉转，自然谓“圆浑”，成人之美谓“圆全”，梦想得以实现谓“圆梦”。而对圆周率特别有研究，则是举世周知的。圆，成了吉祥诉求乃至图腾崇拜。人们或期盼自己生活圆满满满，或对亲朋好友遥寄思念：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刚刚故世的我国当代名诗人黎焕颐，对历代写中秋节的诗词，最推崇

中秋的情感载体是“月”。因其迷化而显得神圣，也就有了人类由月及人的永恒情结。同样一轮中秋月，古代则以嫦娥、桂魄、蟾盘、宝鉴、冰轮等作不同的表述。有多少想象，就有多少美好；有多少离愁，便有多少无奈和寄托。中秋的心理蕴意是“圆”。我们的祖先对“圆”情有独钟，也许与“天圆地方”的意识指向相吻合。通过旁人解说打开僵局谓“圆场”，男女双方开始过夫妇生活谓“圆房”，声音婉转，自然谓“圆浑”，成人之美谓“圆全”，梦想得以实现谓“圆梦”。而对圆周率特别有研究，则是举世周知的。圆，成了吉祥诉求乃至图腾崇拜。人们或期盼自己生活圆满满满，或对亲朋好友遥寄思念：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柱，上海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某一时期“财政六分之一”的骄人榜单上，是充满着海上豪情、海派风尚的工业烙印。从“重中之重”的钢铁业，到“源起浦江”的船舶和公用事业；从“工业脊梁”的机电、有色金属业，到“上海制造”的轻工业品牌；从“梭间岁月”的纺织业到“产业结构调整，百万工人告别车间”……峥嵘岁月，壮志凌云。

所以，需要一个角度，需要一种意识，需要一段温情，需要一次记忆，将这个在新中国历史上为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乃至第一扎电缆、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包洗衣粉留下创造性印记的“老工业”保存在不朽的史册中，它同时也记载了共和国工业的风雨历程，承载了辽阔疆域、四面八方对于上海的支援、推动和希望。生命不以时间的长短计算价值，回忆也并非遥远过去的专利附属，这些历尽沧桑、功勋卓著、渐行渐远的老工业，已在我心头垒起了充满敬意的无字丰碑。《上海老工业》这部在时世变迁的瞬间，以真实而焦灼的心情录下的大气磅礴、惊心动魄的影像专集和些许的文字说明，或许无意中成就了一段接驳历史的宏大叙事。

当抹去了斑驳的锈迹的表象，由铁与血铸成的辉煌年月依然像一曲“如歌的行板”。真实的镜头，直接的画面，抢救的记忆——阅读上海，就从这“六分之一”的端口进入。

中秋的情感载体是“月”。因其迷化而显得神圣，也就有了人类由月及人的永恒情结。同样一轮中秋月，古代则以嫦娥、桂魄、蟾盘、宝鉴、冰轮等作不同的表述。有多少想象，就有多少美好；有多少离愁，便有多少无奈和寄托。中秋的心理蕴意是“圆”。我们的祖先对“圆”情有独钟，也许与“天圆地方”的意识指向相吻合。通过旁人解说打开僵局谓“圆场”，男女双方开始过夫妇生活谓“圆房”，声音婉转，自然谓“圆浑”，成人之美谓“圆全”，梦想得以实现谓“圆梦”。而对圆周率特别有研究，则是举世周知的。圆，成了吉祥诉求乃至图腾崇拜。人们或期盼自己生活圆满满满，或对亲朋好友遥寄思念：圆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风。

刚刚故世的我国当代名诗人黎焕颐，对历代写中秋节的诗词，最推崇

宋朝苏轼的作品，曾说：“诗写到这份上，谁能匹？”苏轼吟唱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公于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水调歌头”。其实，苏公清醒得很。有限诗句写出人世无限感慨，自宽的，劝戒的，充满思辨哲理，薄发于厚积，千古流芳。后人哪怕自我感觉再好，在优秀传统文化跟前，也不得不“俯首称臣”，不是吗？每逢月圆中秋，人们便自然而然想起他创作的经典，并拾其牙慧为“时尚”——永远作古的苏公，永远地“千里共婵娟”！

古往今来，中秋的主角始终是人。月为人用，人为月醉。不知今岁中秋月，能动月下几多情？

曾子墨

赏月图



（中国画）

李昌元